



了上海的100条马路——有超模秦舒培、环球小姐罗紫琳、沪沽湖女人杨二车娜姆、明星童蕾、香港艺人李彩桦、歌手黄龄、金牌编剧王丽萍等。“她们跟我一起逛上海马路，为上海小店背书，让上海小店成为城市记忆和城市文脉的一部分。”

公众号十分成功，阅读量也经常“10万+”，甚至“100万+”。回首往事，俞菱并不觉得自己“转型”了，“我还是在逛马路，内容没变，只不过发布形式从报纸转到了网上”。

她的书还在一本接一本本地出，都是关于上海小店——《上海小店物语》（2003），《搜店》（2004），《最不能错过的上海小店》（2010—2012），《上海50条马路50家小店》（2018）……从这前后6本书里，能看到的不仅是上海小店的此起彼伏，也能看到上海这座城市的时尚潮流今昔变迁。“写第一本书的时候，很多国际大牌还没入沪，上海小店在慢慢萌芽；世博会期间是上海小店的美好时光，我的书在全家、711等便利店都有出售；到后来互联网经济日渐发达，实体小店开始滑坡。”俞菱说，“巅峰的时候，很多上海小店在全球都有分店，比如盛唐牡丹，全盛期在加拿大和旧金山都有分店。”

在互联网经济的冲击下，这些年的确有不少“10年+”小店不得不告别舞台，但他们曾经的存在，依然为这座城市留下了美好的记忆，这记忆不仅属于城市，也印刻在个人心上——俞菱聊起他们仍是如数家珍。

“我采访的第一家店、第一个人就是‘瀚艺旗袍店’的褚宏生先生，他从15岁学生意开始，做了八十几年旗袍，当时已经九十多岁。他为影后胡蝶亲手特制的旗袍，曾经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览。镇店之宝是名为‘凤蝶’的旗袍，灵感源于中国皇家首饰点翠工艺。还记得，当时正在给客人量体裁衣的褚老先生突然说，别动！于是，我的逛马路系列文章就这样开头了。”这位

“上海滩最后的裁缝”，在海派旗袍店云集的长乐路上开店多年，但后来不得不离开长乐路（在安化路保留了工厂店）。

“还有曾经开在田子坊陈逸飞先生工作室旧址对面的‘金粉世家’，樟木箱里收纳着整个海派服饰博物馆，这是一个老克勒的海派旗袍故事——店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建筑结构设计师，选择女性的旗袍实现自己的海派梦想。”俞菱说，“2002

年的田子坊还是上海的普通大杂院，有菜市场、库房，稀稀落落的工作室，还有‘金粉世家’——它的著名邻居是陈逸飞、尔冬强等。”

而尔冬强开在绍兴路上的汉源书店，也搬到了陕西南路，变成了汉源汇。2020年，曾经上海的这一座“文化客厅”就此落幕了，但那些店主悉心收集来的巴洛克风格的雕花木柜、法国古典雕花木圈椅、古朴的手摇电话、8mm电影放映机……仍然留在记忆深处。

“我想我们也不会忘记福州路的书香，在两栋建筑中间的弄堂里，曾经有一家开了40多年的‘汕头书屋’，店主是一对老人，像处在历史的夹缝当中，在新旧媒体的夹缝中，在冬寒与春暖的夹缝中，替上海守候一家杂志店，守候曾经灿烂辉煌过的一本本纸面上的生活。”

## 别宅，去逛！

那些熬过了艰难困苦、在时代潮流反复冲刷下依然幸存的小店，究竟有什么秘诀？俞菱说，没有太多秘诀，挺住就是一切。

对很多小店来说，房租和用人成本是最大的两项支出。疫情中，部分小店获得了免租政策优惠，得以幸存；还有的小店，断臂求生——大房子搬到小房子，闹市区搬到郊区，两家并一家，依然不愿放弃。“很多都是开了10年+的老店，在市场上摸爬滚打，已经有成熟的产品，有自己的老客人，什么都齐全了，东西也特别有特色，才能那么久地保留下来。所以我们

一直说，要保护10年+的小店，他们都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，也很能代表这座城市的记忆——试

想，如果全世界的游客来到上海，逛来逛去看到的都是连锁品牌，那我们的特色又在哪里？”

创业的经历让俞菱看到线上销售的契机，她走进一家家“10年+”小店，手把手教店主开直播。“一开始特别累，有的店主不熟悉线上，播一次两次，觉得没人看就不播了。”后来她索性自己开通了视频号做直播，把小店的多品类集中在一起做线上销售，试运营下来，效果还

不错。

不是只有高楼大厦才是城市的记忆，城市记忆可以很个人化——去一个地方旅游，看到上次光顾过的小店还在，也会很有亲切感。